

WENXINDIAOLONGYANJIU

文心雕龍研究

〔日〕戶田浩曉 著

曹旭 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〔日〕戶田浩曉 著
曹旭 譯

文心雕龍研究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 109 號

文心雕龍研究

〔日〕戶田浩曉 著

曹 旭 譯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）

經售書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插頁 7 印張 9.75 字數 208,000

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000

ISBN 7—5325—1209—6

I·588 精裝定價：8.10元



圖一 著者近影

志惟遠
涉滄海
賦原
事必勝
任
才實鴻
懿敘理
成論
文果載
心

戶田浩曉教授大著文心雕龍研究漢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
出版爰集文心句成聯以冠序端聊寄敬佩之情云爾

圖四 楊明照序手蹟

序

志惟深遠沿波討源事必勝任

才實鴻懿叙理成論文果載心

戶田浩曉教授大著《文心雕龍研究》漢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爰集《文心》句成聯以冠序端，聊寄敬佩之情云爾。

《文心雕龍》問世一千四百多年了。內容之豐富，體系之完整，真知灼見之往往間出，在歷代「詩文評」論著中，是寡二少雙的。他的崇高地位，不祇是我國的珍貴遺產，同時也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。近些年來，由於海內外學者的各奏所能，多方研討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就，而被譽為崛起於當代的顯學。

中日兩國僅一衣帶水之隔，在文化交流上，源遠流長。即以《文心雕龍》而論，從遍照金剛、藤原

佐世到今天的戶田浩曉教授，已千有餘歲，由徵引辭句、著錄書名而譯注全文和探討專題，範圍擴大，鑽研深入，後來居上，乃歷史發展的必然。

戶田浩曉教授友邦耆宿，學林宗師，研治《文心雕龍》有年，於舍人書愛之篤，習之久，知之審，了然於心，自能融會貫通，無入而不自得。先後發表的論著，除譯注《文心雕龍》上下兩巨冊外，另有原各自單行的專題論文若干篇，今彙為一書，共四編十四章，署曰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，可以說是集多年力作之大成。

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（後省稱《研究》）尚未出書，有幸得先觀其譯稿，雖因事未能反覆拜讀，但腦海裏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現概述如左：

一、資料豐富

《研究》全書中使用的資料非常豐富，確屬難能可貴。姑以第一編第二章的《文心雕龍研究史》為例：古往今來有關《文心雕龍》和劉勰的文獻，是相當繁多的。作者「據事類義，援古證今」，取精用弘，如數家珍。這正是「學堅才飽」的具體體現；也是長期「任力耕耨，縱意漁獵」的必然結果。故實也好，版本也好，中國的，日本的，無不得心應手，隨其驅遣。特別是涉及日本方面的那部分，對我國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，更是值得珍視。再以版本為例：第四編第二章的《文心雕龍校本的寫作》，列舉所用的版本凡二十一種，裏面就有十四種為其自藏。海外的研究學者，所見所藏不同的版本竟如此之多，比其前輩鈴木虎雄、斯波六郎、吉川幸次郎諸先生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稱之爲「良書盈篋」，恐怕也合適吧。

二、持論允當

《文心雕龍》成書的年代，自《隋書·經籍志》題爲「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」後，都相承其說，信以爲然。而於《時序》篇末段劉勰本人的論述，則習而不察，等閒視之。到了清代，纔先後爲紀昀〔一〕、郝懿行〔二〕、顧廣圻〔三〕、劉毓崧〔四〕四家所重視，並據以推定舍人書實成於齊世。其中，尤以劉毓崧的攷訂最爲翔實，不愧後出轉精。他們的論斷，總的來說，原是無可置疑的。但有的專著和論文，仍然相信隋志的題署，認爲《文心雕龍》不可能「成書於齊代」，有的則籠統地說是「寫於齊、梁時期」。其目的也許是爲了便於闡發各自的論點的緣故。《研究》第一編第一章《文心雕龍序說》中引證《時序》篇「今聖歷方興，文思光被」兩句時說：「其中的「今」字，根據文章的前後措辭攷慮，應指齊東昏侯（四九八——五〇一在位），或和帝（五〇一——五〇二在位）之時。《文心雕龍》之撰成，應在齊王朝的末期，即五世紀末，六世紀初這段時間裏。」攷東昏侯永泰元年七月即位，和帝中興二年三月遜位於梁，其間雖有五個年頭，但以月份計，實際還不足四年。可見戶田浩曉教授的說法，是允當的，合乎情理的。

三、攷證縝密

《文心雕龍》之稱有宋本，是明季錢允治首先提出的〔五〕。可是，他自詡從阮華山得宋本《文心雕龍》鈔補《隱秀》篇缺文後，既未臨校其它四十九篇，下落亦無片言道及，這本身就已可疑，而朱謀瑋〔六〕、徐勳〔七〕、馮舒〔八〕、何焯〔九〕四家所據者，也祇是照錢本鈔補的《隱秀》篇缺文彙

錄，並未見到所謂的阮華山宋本。他們各自的跋文說得非常清楚，是大可覆案的第一手資料；紀昀前後四次下的論斷〔三〕，又是評論者有的放矢地揭發其覆，為最有說服力的旁證。這就不難看出，《韻宋樓藏書志》題署的「何義門校宋本」，是蓄意巧立名目，虛張聲勢，以湊「韻宋」之數，豈能貿然信以為真！《研究》第三編第二章的《文心雕龍何義門校宋本攷》，旁搜遠紹，解釋結滯，或列表，或比對，夾敘夾議，有理有據，判定韻宋樓主人命名之不當，昭然若揭。全章不是簡單、抽象地予以否定，而是通過具體的事例來證實。其攷證之縝密，即此可見一斑。

四、見解新穎

全書中的卓越見解，不一而足。第二編第五章暢談「從神思到沈思——文心雕龍與文選的關係」，即其突出的一例。記得拙撰《梁書劉勰傳箋注》裏曾指出：「昭明生於齊中興元年（五〇一）九月，時《文心》書且垂成，而後來選樓所選者，往往與《文心》之「選文定篇」合；是《文選》一書，或亦受有舍人之影響也。」（見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》四〇二頁）但具體的影響，當時尚未進一步探索。近年海內外已有論著專門辨析《文心》與《文選》之關係，然多囿於「選文定篇」的具體援證，缺少文論思想上的影響研討。《研究》第二編第五章則着重闡述了《文心》「神思」與《文選》「沈思」的理論內涵及其影響關係，認為「在《文選》編纂受《文心雕龍》重要影響這一問題上，增加了一個新證據」。然而，「神思」與「沈思」不僅用詞不同，其理論內涵也不盡相同，它們又是如何演變的呢？作者多方攷索，論證了《文心》、《文選》與《南齊書》編纂的順序，辨析了《文選序》「沈思」語義和《南齊

書·文學傳論》「神思」語義，清理了劉勰與蕭子顯的關係，從而提出：「《文選序》中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」一語，應是從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「屬文之道，事出神思」一句觸發思路的。」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的「神思」，則又是受《文心》「神思」的影響。於是簡化爲：

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（神思）——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（神思）——《文選序》（沈思）

以表明「三者的編纂順序和用語上的影響關係」。同時還斷定：「《文選序》中的「沈思」，可以說是縮結在《文心雕龍·神思篇》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同一條延長線上的。」像這樣「沿波討源」，「敘理成論」，確是獨特而新穎的見解。

五、鑷校周詳

《文心雕龍》流傳的時間久，在輾轉鈔刻的過程中，滋生了各式各樣的繆誤；或脫簡，或漏字，或以音訛，或以文變，不勝枚舉。前人和時賢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極大幫助，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。但落葉尚未掃淨，還須再事點勘。因爲一字一句的差錯，並非無關宏旨。《研究》第三編《文心雕龍諸本》中的一、三、四章，就是從事鑷校較爲周詳的具體範例。每章着重評介了敦煌唐寫本、明梅慶生音註本和日本岡白駒校正本，使讀者先瞭解它們各自的概貌。其第一章對唐寫本「在校正《文心雕龍》原文方面所具有的資料價值」，分爲糾正形似之訛，糾正音近之誤，糾正語序的錯倒，補脫文、刪衍文和訂正記事內容六個節目論述，並一一舉例證

實其勝義所在。其第三章對梅本的五種不同板本的概要、文字比較和校刻先後，分爲三節論述，並列有比較表，使五種不同板本的字句異同，瞭如指掌。其第四章對岡白駒本的刊刻始末和意圖、初刻本的改訂和岡本價值，作爲四節分述，當中還列有岡本刊刻的申請書和岡氏的著作年譜。就我國讀者來說，這一章的參攷價值，顯得更爲重要，因爲文中引用的資料，在國內是不易物色到的。

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簡介，可知《研究》確是一本有質量的優秀專著。不僅中日兩國讀者將大受其益，《文心雕龍》本身（如錯訛衍脫之類）也是受了益的。不過，由於探討的問題多，涉及的範圍廣，書中偶因疏忽致誤，是勢所難免的。這裏姑舉兩條爲例，並略附管見於後：

（一）第三編第一章第一節「雖欲訾聖不可得也」（《徵聖》第二）條 「燉煌本此句如右，而

江一元校本、張之象本、……張松孫本中，「訾」字均作「此言」二字。黃叔琳本「訾」作一字，校曰：「訾」字一作「此言」二字誤。」黃氏斷案不會別有板本可據，而是從文理上推定的，他看破了明代許多校訂者都未能看出的誤字，可謂別具慧眼。如今燉煌本的出現，可證黃氏校語之確。」

今按：明季謝恆鈔本《文心雕龍》亦作「此言」二字。馮舒硃筆校云：「此言當作「訾」。謝鈔馮校本（二），黃氏曾見之（三）。傳錄何焯、沈巖校本（三），底本爲梅慶生第六次校定本，「此言」二字硃筆點其中心後，旁校「訾」字；上闌引何（焯）云：「此言」乃「訾」之譌。」何焯校本，黃氏亦見之（四）。是疑「此言」爲「訾」之誤者，馮舒、何焯已先言之矣。黃叔琳乃貪人之功以爲己

力〔吾〕，非緣別具慧眼也。

(二)同上第六節「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耀豔而采華」(《辨騷》第五)條。「燉煌本此句如右。訓故本作「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耀豔而深華」。其他諸本並作「《招魂》、《招隱》耀豔而深華」。鈴木博士《校勘記》曰：「案：洪本亦作《大招》，是也。」據鈴木博士的黃叔琳本《文心雕龍校勘記》可知：所謂洪本，即指楊升庵先生批點《文心雕龍》(明張塘、洪吉臣參注，康熙三十四年重鐫，武林抱青閣刊)，筆者未見。又，黃叔琳本校語云：「馮云：《招隱》、《楚辭》本作《大招》。下云：屈、宋莫追，疑《大招》爲是。」按：黃校中所云馮氏，當指馮允中。馮允中在明弘治甲子(十七年，一五四〇)於吳中刊刻《文心雕龍》。」

今按：鈴木博士所稱之洪本，乃指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本。其卷一於《離騷》後附有劉勰《辨騷》篇全文，故云然〔二〕。非謂清抱青閣梓行之明張塘、洪吉臣參注本〔七〕也。又按：黃叔琳校語所稱之「馮」爲馮舒，其校本具在，可覆按〔二〕。馮允中刻於吳門者，全書正文無夾注，上闕無眉批，亦未聞曾撰校勘記，何從而有校語？

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。」欣賞《研究》之餘，聊陳管見如上，無非相與析疑義罷了。

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，兩國的睦鄰友好關係不斷向各個領域發展。《文心雕龍研究》漢譯本的出版，是值得慶幸之事。它將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兩國文化交流方面，起到良好的

作用。操觚至此，能不欣然！

一九九一年三月楊明照撰於四川大學廣樓學不已齋，時年八十有二。

八

〔一〕紀昀說：「〔一〕據《時序》篇，此書實成於齊代。」（見芸香堂本《文心雕龍》卷一梁劉勰撰眉批）〔二〕又據《時序》篇中所言，此書實成於齊代。（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一九五《文心雕龍》提要）

〔三〕郝懿行說：「〔一〕按：劉氏此書，蓋撰於蕭齊之世，觀《時序》篇可見。」（見傳錄郝氏批校本《文心雕龍》卷首《南史》本傳眉批）〔二〕劉氏此書，蓋成於蕭齊之季，東昏之年。（見《時序》篇「暨皇齊馭寶」等句眉批）

〔三〕顧廣圻說：「按：此所題非也。《時序》篇有「暨皇齊馭寶，運集休明。」是彥和此書作於齊世。」（見傳錄顧、黃合校本《文心雕龍》卷一梁劉勰撰眉批）

〔四〕劉毓崧說：「《文心雕龍》一書，自來皆題梁劉勰著，……而此書之成，則不在梁時，而在南齊之末也。……所謂「今聖歷方興」者，雖未嘗明有所指，然以史傳核之，當是指和帝而非指東昏也。」（見《通義堂文集》卷十四《書文心雕龍後》）

〔五〕錢允治跋：「按：此書……至《隱秀》一篇，均之缺如也。余從阮華山得宋本鈔補，始為完書。」（據謝恒鈔馮舒校本《文心雕龍》卷末附頁逐錄）

〔六〕朱謀埠跋：「《隱秀》中脫數百字，旁求不得。……萬曆乙卯（一六一五）夏，海虞許子洽於錢功甫（允治字）

萬卷樓檢得宋刻，適存此篇，喜而錄之。來過南州，出以示余，遂成完璧。」（據梅慶生天啟二年重修本《文心雕龍》卷末逐錄）

〔七〕徐勣跋：「第四十《隱秀》一篇，客游南昌，王孫孝穆（朱謀埠字）云：『曾見宋本，業已鈔補。』予亟從孝穆錄之。」（據徐勣校本《文心雕龍》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）卷末附頁逐錄）

〔八〕馮舒跋：「歲丁卯（即天啟七年，一六二七），予從牧齋（錢謙益字）借得此本（錢允治鈔補本），……其《隱秀》一篇，恐遂多傳於世，聊自錄之。」（據謝鈔馮校本附頁逐錄）

〔九〕何焯跋：「（一）《隱秀》篇……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，後歸虞山（即錢謙益），而傳錄於外甚少。康熙庚辰（一七〇〇），心友（名煌）弟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，適有鈔補《隱秀》篇全文。……走筆錄之。」（據《義門先生集》卷九逐錄）（二）「辛巳（一七〇一）正月，過隱湖訪毛先生斧季（名虞），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已蒼（舒字）先生所傳功甫本（即錢允治所鈔補者），記其闕字以歸。」（同上）

〔一〇〕紀昀說：「（一）此篇（指《隱秀》篇）出於偽託，義門（即何焯）為阮華山所欺耳。」（見芸香堂本《文心雕龍》卷首黃叔琳例言第三條眉批）（二）「此一頁詞殊不類，究屬可疑。……似乎明人偽託，不如從元本缺之。」（同上）（三）「《隱秀》篇篇末眉批」（三）「癸巳（一七七三）三月，以《永樂大典》所收舊本校勘，凡阮本所補悉無之。然後知其真出偽撰。」（同上）（四）「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，……然其書晚出，別無顯證，其詞亦不類。……又攷《永樂大典》所載舊本，缺文亦同。其時宋本如林，不應內府所藏，無一完刻。阮氏所稱，殆亦影撰。何焯等誤信之也。」（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文心雕龍提

要》

- 〔二〕 原謝恒鈔馮舒校本，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- 〔三〕 養素堂本《原道》篇，則煥乎始盛句黃叔琳校云：「始」馮本作「爲」。馮本，即馮舒校本（他篇引馮舒校語則稱馮云）。
- 〔四〕 傳錄何焯、沈殿校本，今藏南京圖書館（可能爲馬曰璐傳錄）。
- 〔五〕 見養素堂本卷首例言第三條。
- 〔六〕 黃氏校語因襲前人說者，他篇尚多有之。
- 〔七〕 朱謀埠《辨騷》篇校語所稱「宋本《楚辭》」，馮舒校語所稱「洪注《楚辭》本」或「《楚辭》本」，皆指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本，絕非抱青閣所刊《文心雕龍》。
- 〔八〕 抱青閣刊本，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（原爲葉德樞藏），《招隱》並不作《大招》。
- 〔九〕 黃氏所引馮說，與馮舒校本校語全同。